

茂名县人民政府成立的红色往事

朱琳 柯宏武

1949年10月,经上级批准,茂名县人民政府在茂名县文团乡第二保迳谷岭村正式成立,梁昌东任县长,周梦吉、熊夏武任副县长。

成立中共茂名县委 建立四大区委

1949年1月,茂名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,积极做好各项工作,解放茂名县全境。中共茂电信工委书记王国强在信宜中垌会议上宣布,成立中共茂名县委,任命龙思云为书记,杨麟、陈以大、梁振初为委员(后增梁昌东为副书记、谢华胜为委员),县委驻地金塘白土村。2月,县委在茂南白土迳谷岭村召开全委会,决定龙思云负责全面工作,杨麟管武装和茂北区工作,陈以大负责高州城、茂东区和茂南区工作,梁振初管群运和茂西区工作。

茂名县委成立后,为健全区乡党的组织建设,加强对全县各地的领导,1949年5月,分别成立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大区委。茂北区委书记杨麟,茂东区委书记柯日轮,茂南区委书记柯乙福,茂西区委吴卓壁任副书记。同时,各地基层党支

部也相继健全起来。

重建团组织 组建少先队

1948年冬,茂名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开展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试点工作的部署,开始在高州城区学校恢复吸收团员。1949年1月,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》,茂名县委迅速贯彻,在全县开展建团工作。到1949年10月底止,全县共建立团支部25个,共有团员300多人。其中茂南白土团支部是全县成立较早的基层支部之一,有3个团支部,有团员40多人。有些没有建立团支部的乡村和学校,也发展了一些团员。

白土还建立了团的外围组织“少年先锋队”,队员80多人,以地下少年交通员为骨干,重点吸收在白土肇南小学就读的五、六年级进步学生和当地表现好的少年儿童,为革命站岗放哨,收集敌情动态,做秘密交通员,传递情报与文件资料。少年先锋队的集体活动多数在晚上秘密进行,活动地点经常变换,有时在学校,有时在晒谷场,有时在

村边山上的小树木里,别人看见了只以为一群小孩子在游戏。

中共茂名县委与白土地下交通站设立后,中共高州地委书记王国强、地委副书记林其材、地委常委车振伦,经常来此开会或检查布置工作,中共茂名县委书记龙思云、副书记梁昌东常驻这里指挥全县革命工作,因而白土的革命活动日益增多,上级领导与革命工作人员往来频繁,安全保护责任重大。白土少先队就承担起外围站岗放哨的任务。从迳谷岭村屋背岭起,直到二十四岭路口的公路边新村铺,连绵不断地起伏的七、八个小山头,每个山头都有少先队员或放牛、或打柴草、或玩耍,边劳作边放哨。如发现敌情,即采用接力传递方式与吹口哨、唱山歌、打手势、丢小石子等暗号,将敌情动态快速送达总部,向上级报告。由于少先队员机智灵活,监视周密,消息传递畅通,情况清楚,报告迅速,使中共组织在白土活动遇敌情时,都能及时采取正确对策,从未出过差错,成为保障革命安全的“千里眼”“顺风耳”,至1949年10月,少年先锋队队员发展到80多人。

风耳”,至1949年10月,少年先锋队队员发展到80多人。

加强武装力量 组建地方主力部队

1949年初,国民党派第62军到南路来“清乡扫荡”,妄图保住这块逃往台湾和海南岛的跳板。茂名县各级党组织加强武装力量,扩大游击区,与敌人展开斗争,发动人民群众踊跃参加革命斗争。为支持革命,人民群众捐钱捐物,有的甚至倾尽家产。许多群众还直接参战,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员送食物、送情报。

为配合武装斗争,茂名县党组织建立了交通联络站。联络点星罗棋布,遍及全县各地,经茂北可连接信宜,经茂北、茂东可连接阳春、电白,经茂南可连接电白、吴川、化县,经茂西可连接化县、廉江、广西的交通网络,能够使东南西北全方位沟通,为党组织担负收集及转送情报、文件,护送干部过境等工作。1949年4月,粤桂边区党委决定在茂电信地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5支队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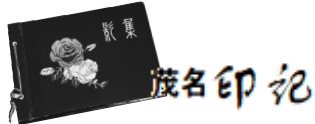
任命王国强为司令员兼政委,陈兆荣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支队下辖三个团,其中茂名县负责组建的第14团先由黎光烈任团长,后由刘绍兰任团长,先是杨飞任政委,后杨麟任政委,团部设在云潭山区。茂名县委接受组建第14团的任务后,在茂南合水召开县委会议,决定茂北区组建一营,茂东区组建二营,茂南区组建三营。各区委根据县委的部署,积极发动农民参军。没有建军任务的茂西区,也组建了3个连合编到茂北的第1营。到10月底,全团组建了3个营、10个连,共1100多人。

培训干部 迎接新政权建立

1949年5月7日,中共华南分局发出了《关于大军渡江后的工作指示》,要求各地党委在大军到来之前,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,建立县、区、乡政权,准备大批城市干部,以便给军管会使用,举办革命青年训练班,培养干部。中共茂名县委遵照华南分局的指示,8月在茂南合水车头屋村召开的县委

会议上,决定举办青年干训班,为接管政权做好干部准备。9月,县委先后在茂南的合水、飞马举办了两期干训班,每期10多天,参加学习的人员均是党、团员,共45人。干训班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,进行革命理想、前途、气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。干训班由县委书记龙思云、县委副书记梁昌东主持。这些经过培训的青年干部,后来成了各地的骨干力量,在新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10月,经上级批准,成立茂名县人民政府。11月1日,在白土迳谷岭村举行了升旗仪式,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和来自全县各游击区的部分负责人、代表、白土少先队员及肇南小学的师生300多人参加。他们齐集在交通站屋后的祠堂岭上,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着嘹亮的歌声徐徐升起。这是茂名县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。11月2日,举行入城仪式,入城队伍从东门岭经中山路、南华路、后街,最后到中山纪念馆,全城群众欢呼解放。



21世纪初期的网吧



21世纪初期,在家庭电脑还未普及的年代,刚刚兴起的网吧进入了我们的生活。那时候上网叫“冲浪”、“泡网吧”,不少70、80后都是“浪里白条”,打字飞快,是在网吧练出来的。互联网让人看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,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碧海银沙(碧聊)、OICQ聊天、BBS论坛、搜狐、新浪等网站,承载了无数老网民的青春记忆。图为2000年一群年轻网民在茂名市区官山一路网吧上网。

图/文 岑稳

悠悠粽子香

刘广荣

在我的记忆之中,临近冬至,农家的嫂子便到河边、菜畦等地方采粽叶,多数人把“刺古”割回来,用针分成若干条粽带,丢掉边缘带刺的部分,然后把粽带扎成束放在竹杆上面凉晒。待粽带干了,农家的嫂子就把它放进锅里煮,水沸腾的时候,粽带香气浓郁,农家的院子里弥漫着芳香。

冬大过年。农家把冬至看得很重,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。首先采箬叶做粽叶。山上有野生的箬叶,特别诱人。寒风呼呼,太阳出来了,农家的嫂子成群结队采箬叶。这些箬叶长在何处?山中背对阳光的潮湿坡地比较多,芳草萋萋,箬叶丛生。农家的嫂子扎堆采箬叶,乃冬至的一幅亮丽的图景啊!

那时候,我们家种有箬叶。箬叶郁郁葱葱的,轻风吹来泛着绿波,煞是好看。太阳出来之前,母亲就采回了箬叶。当年的箬叶最好,它香味浓,有韧性。母亲剪去箬叶的柄和尖,分成若干匝(十几张或二十几张一匝)用稻草分别捆好,然后把箬叶放在锅里煮沸,再捞起洗净,就是上好的粽叶了。

母亲包粽子,大多是在中午饭后。院子的树荫下,太阳晒得暖暖的。母亲端出事先用水泡好的糯米,把油盐放进去拌匀,然后取出肉馅、豆馅、红枣馅开始包粽子。老远就能闻到浓浓的糯米香味。母亲习惯先包肉粽,一只手拿箬叶,另一只手贴着粽叶一卷,粽叶成了一个空心的圆槽,再往圆槽里放入糯米,摇晃几下,待糯米平整后,母亲的手

指在糯米中间快速滑过,现出“小沟”,即添加五花肉条以及蒜蓉,再往上面放一层糯米,即把粽叶卷好、压实,用粽带缠紧,一条粽子就完成了。粽子形状多样,有条状的,有三角的,有尖嘴的……

母亲手脚麻利地包着粽子。粽子有肉馅的,有豆馅的,有红枣馅的,还有肉馅、豆馅、红枣馅混在一起的。母亲做好记号后放进箩筐里。有时,我们姐弟几个七手八脚帮忙,嘻嘻哈哈、热热闹闹。

那年冬至,表弟周岁了要送粽子给他家。母亲根据表弟村的户数,按每户8个的数量包粽子。其中,一定要包两个尖嘴粽子。那两个尖嘴粽子,俗称“笔嘴粽”,是带给表弟的特殊礼物。母亲说,表弟周岁分粽子给其村里人是风俗习惯,有利于表弟健康成长,送尖嘴粽子给他,则希望表弟长大后不再像父辈那样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,而是靠读书有出息,将来前程似锦。我们忙乎了几个钟头,粽子全包好了,箩筐装得满满的。

之后,母亲就往锅里放水烧开。我们姐弟几个烧火,不断添柴草,一股股白烟腾起,“嗬”、“嗬”、“嗬”竹节爆裂发出几声脆响。煮了一段时间,水沸腾了,母亲再把粽子放进去煮。水完全浸没粽子,煮出的粽子才好吃。如果粽子露出水面,糯米很难熟透,这样的粽子口感差。我们先是一只手包着粽叶一卷,粽叶成了一个空心的圆槽,再往圆槽里放入糯米,摇晃几下,待糯米平整后,母亲的手

勾人的粽子香……

好容易等到母亲捞起粽子放在筛上,我们姐弟几个拿起粽子迫不及待地剥去粽叶,用嘴吹吹就往嘴里塞,一口一口嚼得满嘴糯香……

姐姐常常朗读杜甫的《小至》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绣五纹添弱线,吹葭六管动飞灰。岸容待腊将舒柳,山意冲寒欲放梅。”以及汪宗臣的《满江红·冬至》:“候应黄钟动,吹出白葭灰。五云重压头上,潜蛰地中雷。莫道希声妙寂,嶰竹雄鸡合凤,九寸律初裁。欲识天心处,请问学颜回。冷中温,穷时达,信然哉。彩云山外画,送上笔尖来。一气先通关窍,万物旋生头角,谁合又谁开。官路春光早,箫落数枝梅。”我和妹妹听后觉得冬至节如梦似幻,五彩纷呈,路边的梅花已开,严冬即将结束,明媚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。

冬至晚上,我们姐弟几个和村中的小伙伴在院里燃起一堆柴火,很旺。大家纷纷把粽肉拿出来,围坐在火堆旁,用木条夹住粽肉,放到炭火上烤。一阵风吹来,火猛烈间大了,烤得粽肉滴油……看见那黄澄澄的粽肉,大家馋涎三尺,深深地嗅着。粽肉的气息总是那么诱人。大家禁不住拿出小刀,把粽肉切成几小块,一块块送入口中,瞬间粽肉的香味把我们陶醉,那个香啊,沁人心脾,真过瘾……

很多年过去了,现在我们一到冬至节,就像模像样地过节,吃鱼虾,吃粽子,可是我总觉得少了童年时代的炭火味道。



风起云涌(之十三)

许向东

朱也赤来公馆后,了解到江仲奇的情况,觉得他人品好,很有正义感,可以教育引导,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。经常通过杨绍栋约其出来谈话,引导他读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进步和革命书刊。而江仲奇自从接触朱也赤后,进步很快,积极参加学联和读书小组活动,在学校里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,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。在驱梁运动中斗争坚决,冲锋在前。对江仲奇这样的积极分子,如果教育培养得好,可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。但就目前来说,像江仲奇这样一些出身富豪家庭的子弟,只是被时代大潮卷进了革命洪流。他们批判社会的不合理,痛恨反动阶级,同情处于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,但是却并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,潜意识里还是认为自己是“上人”,高人一等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,他们还是不能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。如此,遇上严酷斗争环境,就经不起考验。只有在斗争中严格要求自己,向工农学习,长期锻炼,才能实现这种转变。共产主义者绝非天生,而是斗争中锻炼成长的。自己也经过这样的历程。虽然自己的家庭不是出身富豪,与底层的距离不像他们那么远。但父亲也总是希望自己通过走仕途做官出人头地,在父亲的影响下,自己也曾产生过以做官谋出路的想法。只是五四运动后,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,自己追求真理,之后加入共青团,加入共产党,投入革命的实际斗争,将自己看成底层的一员,将自己的命运和底层劳苦大众命运联系在一起,爱其所爱,痛其所痛,恨其所恨,才逐步确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,为工农解放事业贡献一切,甚至不惜赴死的坚定立场。他们参加斗争的时间还短,对他们要更多的引导和教育,使他们更快地成长。朱也赤深深感到自己责任重大。

从南中出来不远就是打铁街。公馆打铁街在方圆数十里内外很有名气。据说公馆自成圩就有打铁铺,开始是一两家,因为生意兴旺,打铁铺越开越多;又因为这个行业特别,成天叮叮当当的响不停,其他生意一般都不大喜欢与其为邻,打铁铺也就自成了一条街。自清朝咸丰年以来,这条街一直向西发展,现在已

经延伸到了距离南中大门口两三百米的地方。这条街打铁铺已经有二三十家。打造的铁器种类很多,家用的有锁扣、斧头、菜刀、柴刀、铁锤、码钉,农用的有犁、耙、镰刀;还有武馆和民间用的大刀,长短剑和叉、戟、长矛等等。不仅本县各地铁器大都源自于此,甚至电白、化县、信宜、吴川、广州湾(今湛江)、廉江一带的客商都来此地采购。因为打铁街的传统,解放后公馆成立集体所有制的茂名市刀斧厂,产品一度远销海外。这是后话。

这里的打铁铺大的雇十个八个工人,小的雇三四个。有的打铁铺由老板直接管着,有的则由老板请一个师爷代管。打铁工人大都是来自乡间,因为种田活不下去,跑出来学打铁谋生。也有的子承父业,做了好几代铁匠的。由于朱也赤来公馆就住在打铁街,经常在这里出入,与打铁街的许多工人颇为熟悉,时常和他们拉家常。

这天是星期天,江仲奇、潘襟江、张汝庚、叶福兴四同学从学校出来,走到打铁街。原来昨天朱老师要回高州开会,临走前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作业:到打铁街进行一次社会调查,和家在附近农村的一些工人建立起联系,使他们成为其家乡农民运动的组织者或者我们开展工作的联络人。他们正走到一间叫“德坚利”的打铁铺跟前,听到里面的工人在边打铁边有节奏地念唱着:

打铁叮当,
拉响风箱。
汗流毋止,
日叮叮当。
打铁叮当,
从早到晚,
毋停叮当。
打铁叮当,
有文食文,
无文食叮当。

江仲奇等人走进去,只见三个铁炉烧得通红,烟滚滚。六名工人,两人一组,一个打铁,一个拉风箱。他们一边有节奏地打着拉着,一边有节奏重复念着这几句词。一个个汗流浹背,衣服湿透,脸烤得红扑扑的,头发和眉毛上挂满了灰尘。

“你们好!”江仲奇说。

“你们是谁老师的学生吧!”其中一个工人打招呼,他手中的活没有停,只是仰起头瞄了一眼。

“是的!奇怪,你们也叫朱老师?”

“我们叫他老师可能要比

你们早呢。他来公馆经常到铺子来教我们识字,晚上平民学校开扫盲班我们也去过。”这位工人答道。在交谈中,江仲奇等人知道,这位工人姓陈,名亚火,石车村人。其他五位两个姓张,三个姓阮,也是附近村人。“朱老师可真不简单,他是县里的高官,却和我们做工佬这么贴近。听外面人说他是共产党的人,也只有共产党的人才会把我们农民和工人当人看”陈师傅压低声音,既像是向面前的四个南中学生夸赞,又像是自言自语。有了“朱老师”这个话题,江仲奇等人和工人一下子变得亲近了。“我们来帮你们打铁吧!”江仲奇说。

“且慢!打铁要慢慢来,你们一下子掌握不了轻重,也打不到位。会耽误我们的事。师爷要骂的。”陈师傅轻声说道,朝内屋努努嘴做个鬼脸。“那我们来帮你们拉风箱铲碳”。四个青年学生七手八脚上就做就。

“满天下都找你不着,原来跑这躲起来了!”学生和工人正在忙着,忽然听到门口有人大声吆喝。众人抬头一看,屋外来来了三个凶神恶煞的汉子。

“陈亚火,你欠阿任老爷的五担租要拖到什么时候?你想不还了是吧?!”为首的那人三十出头,暴眼珠,满脸横肉,虎背熊腰,满身酒气。江仲奇后来知道此人名叫程得志,外号程疯子。他手执一条皮鞭,一脸恶气。

“我不是躲,只是出来做做工,想搵几升米度荒。我已经跟任老爷说过,请他再宽限我两个月,到不熟,我余了谷子就还。”陈亚火解释说。原来是前几年陈亚火租种大地主陈富任的三亩田,前年秋天时一场暴雨引发洪涝,浸坏了就要收成的水稻,几乎颗粒无收。不仅如此,靠白沙河边的稻田还被冲毁一块。陈亚火要求减免田租,地主不仅不答应,还要陈亚火赔偿他的稻田。这样,陈亚火一家人辛苦一年,不仅没有任何收获,自己原有的一亩薄地还被陈富任强抢了。只得出公馆打铁谋生。眼下欠下的租子驴打滚涨到了五担。前些时候12岁女儿被拉去做抵押,受尽凌辱,被地主强奸后自杀了。今天地主的狗腿子追债又追到打铁铺。

“我们家老爷说了,如果到时你还是不还上,就把你家的房子收了。今天来算是通知了你!”程疯子恶狠狠的扔下这句话。(未完待续)